



杨伯峻学术论文集

岳 麓 书 社



杨伯峻学术论文集



岳 麓 书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长 沙

杨伯峻学术论文集

杨伯峻 著

责任编辑：梅季坤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张：9.875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9285·3 定价：1.60元

GF75/106

小 引

本集载有我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所作论文三十篇，汇印问世，藉以求教。

这些论文，很多是“挤”出来的。自愧读书不博，记性不强，敏悟不捷，又懒于临时翻检群书，所以为文不多。吃的是草，草料不多，消化更未透，出的纵是奶，最多是淡薄的奶。因此平日甚不爱惜，稿件既不录副存留，发表后的刊物也随手丢置。自己究竟写了多少篇文章，一些什么文章，心中无底。

去年湖南岳麓书社索我论文集，我才想起自己夕阳虽好，已近黄昏，平日所作文字，也应该收拾。幸而吾妻徐提早已在旧存书籍杂志中收集了一部分，又四处托人访寻，或者借来誊录，或者请人誊录，我再稍加修整删汰，便是这个集子。

这个论文集，读者一看目录，便可以知道大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语音、词汇、语法甚至标点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考古的，都发表于《文物》上。第三部分是些杂文。

我虽然年老，精力逐渐衰颓，但仍然喜爱以书籍自娱，如果有所心得，能够写出文章，自以为是一快乐。天假之年，积而能出论文集续篇，想世人不以我为痴。

杨 伯 峻

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

即农历甲子正月初二日写于北京

目 录

破音略考	(1)
从上古汉语几组同义词的考察试探在词汇方 面古今分合现象的规律	(9)
“爰”字上古作“焉”字用例证	(45)
“不廷”“不庭”说	(55)
上古无指代词“亡”“罔”“莫”	(60)
《词诠》重印说明	(64)
《诗经》句法偶谈	(68)
“可”作“何”用	(74)
引号的运用	(78)
古汉语中之罕见语法现象	(84)
建议古籍标点恢复使用破折号	(105)
“不~不~”语句型之分析——词义与语法关系	(114)
反义复词作单词用例证	(129)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 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	(143)
略谈我国史籍上关于尸体防腐的记载和马王 堆一号汉墓墓主问题	(164)

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	(174)
孙臆和《孙臆兵法》杂考·····	(185)
《列子集释》初版自序·····	(196)
追悼杨树达先生·····	(198)
《盐铁论要释》后记·····	(202)
《积微居读书记》校后记·····	(207)
《左传》成书年代论述·····	(212)
《列子集释》重版前言·····	(231)
试论孔子·····	(236)
《孟子》导言·····	(261)
周襄王元年应是公元前六五二年说·····	(277)
略谈今译古书·····	(283)
《列子》宇宙论的科学因素·····	(286)
关于培养古籍整理队伍之我见·····	(300)
《杨树达文集》前言·····	(303)

破音略考

读《国文月刊》五十九期俞平伯先生《音乐悦乐古同音说》，忽有所触悟。夫一字异义，或同义而异用，其读不同，今谓之破音。虽不能确知始于何时，而周、秦盖无是例，予将证之。

一、乐 音乐音岳，悦乐音洛，俞先生已引《礼记·孔子闲居》证其不然。即悦乐之义，如《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集注》云：“乐上二字并五教反，下一字音洛。”又歧为去、入二声。迹其所以如此，岂不以乐字本形容词或内动词（亦可作名词），而“乐水”“乐山”又作外动词用乎？然而同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集注》云：“乐音洛。”不变其读，是又何也？且如《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乐字之用作外动词者，亦未尝变其读也。如不异其音，琅琅顺口。则如“乐水”“乐山”之乐亦当与“知者乐”之乐同音，然后一气贯注也。后人大概见《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之乐叶五教反，故“乐山”“乐水”之乐亦作五教反乎？不知《诗·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又《韩奕》：“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媾相攸，莫如韩乐。”诸乐字皆当读洛（《经典释文》云云），而叶句则五教反也？甚至晋潘岳《西

征赋》“愁民以乐”之乐字与教、棹、效叶韵，陶潜《祭程氏妹文》“闻善则乐”之乐字与操、孝、效叶韵；梁昭明太子《七契》“子能偕此而为乐”之乐字与召、笑、耀、妙相协。则知六朝以前古音固如是也。《诗》之乐字固有读洛音而调适者，如《溱洧》与谑、药为韵，《扬之水》与凿、瀑、沃为韵，《晨风》与栝、驳为韵，但其义无殊，盖古人本不见其异，而今则严四声之限，乃见其不同，于是或收入效韵，或收入觉韵，便区以别矣，是后人之误会也。

二、丧 死亡之义平声，丧失之义去声，字书别白甚明，后人遵而不失，但古音仅有平读也。《诗·皇矣》：“则友其兄（古读阳韵），则笃其庆（古音同羌），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爵禄仅可言亡失，不能言死亡。《毛传》虽云：“丧，亡也。”亡亦亡失之义。今宜读去声者，古仅平声，与兄、光、方诸字相韵也。更可证者，《礼记·檀弓》：“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初读此篇，窃尝疑之，问一而告二，岂非嘖乎？（《荀子·劝学篇》）《释文》云：“丧，息浪反。”若有子时果有歧义异读之例，而问时果如陆德明所言读漾韵者，则曾子仅答以“丧欲速贫”足矣，何必及死亡之义乎？因知古本一音而两解，故曾子亦两答之也。

三、行 此字《广韵》四收于唐、庚、宕、映诸韵中。今人读音，亦遵守其读，然而古音只读如杭也。《说文》：“行，人之步趋也。”凡此引申之义，俱读庚韵。（户庚切，当读衡，今读如形。）而《书·泰誓》：“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鉴不远，在彼夏王。”（《墨子·非命》篇引此略同。）《诗·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以

及《诗·东山》、《六月》、《沔水》、《北山》、《何草不黄》、《绵》、《笃公刘》、《嵩高》诸行字，义与此同，韵同此协。古人押行字者无虑千百条，唯《淮南子·说林训》：“兔丝无根而生，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始读同今音，两汉以前无不读杭也。

五行之行今读如形，然《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淮南子·原道训》：“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又《本经训》：“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无不读杭也。“故太行山，古名五行之山，其无异音可知。”此顾亭林《唐韵正》（卷五）之言，诚足发千载之迷矣。

德行之行今读映韵，形之去声，古亦无此歧读。不见《诗·雄雉》：“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诗·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释文》于此二行字皆注作下孟反，果如此读，便不与前后谐协矣，固知古人必不如是也。

四、差 此字《广韵》五收于支、佳、皆、麻、卦五韵中，而其义各别。以古人用韵观之，实无差异。差错之差，今读若又，古人用此字为韵脚者：《楚辞·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淮南子·说林训》：“循绳而斲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又：“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又《泰族训》：“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枚乘《谏吴王书》与此略同。）既如是矣。再观参差之差，今读如雌、入支韵者又何如。司马相如《哀二世赋》：“登陂陀之长阪兮，坐入曾宫之巖蓑，临曲江之隄州兮，望南山之参差。”晋陆云《寒蝉赋》：“于是雪岳幽峻，长林参差。爰

蝉集止，轻羽涉池。清澈微激，德音孔嘉。”因仍与歌、戈部之字相韵也。《诗·东门之枌》：“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郑《笺》云：“差，择也。”则宜读为初佳反。而徐邈仍音七何反（见《经典释文》），盖必读七何反始能谐合，古音本如是，不必异读矣。

五、射 射，食夜切，故与御、誉、举、序诸字为韵。《诗·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礼记·射义》：“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永誉。”《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淮南子·缪称训》：“虎豹之文来射，猿狄之捷来措。”然训古音读亦，与誉、夜诸字为韵。《诗·车辇》：“式燕且誉，好尔无射。”（《笺》云：“射，厌也。”《释文》云：“射音亦。”）《礼记·中庸》：“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可见古人本无区别矣。

六、舍 古用舍作捨，今读上声。今则分为上、去二声，依段玉裁说，古固无上、去之别。《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然今舍字如字读者，其所与相韵之字无殊也。《易林·履之睽》：“雀行求粒，暮归屋乳；反其室舍，安宁如故。”刘向《九叹》：“日噉噉其西舍兮，阳炎炎而复顾。聊假日以须臾兮，何骚骚而自故。”《列女传·卫宗二姬颂》：“卫宗二顺，执行咸固。妾子虽代，供养如故。夫人惭辞，请求出舍。终不肯听，礼甚有度。”《黄庭经》：“九室正虚神明舍，存思百念视节度，六府修治勿令故，行自翱翔入天路。”则古人于舍字无上、去之别可知矣。

七、度 今有去、入二声，法度之度去声，忖度之度入

声，然古人相与为韵之字无殊也。《诗·楚茨》：“执爨蹠蹠，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率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毛传》云：“度，法度也。”《释文》云：“度如字。”）又《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释文》云：“度，待洛反。”）法度之度与忖度之度同与格字叶韵，可以知古无破音矣。

八、恶 今音美恶之恶入声，然古人多用以与今日之上、去声字相韵。《离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又：“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汉书·赵王友歌》：“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晋木华《海赋》：“决帆摧橦，戕风起恶；廓如灵变，惚恍幽暮；气似天霄，礧礧云布；霍昱绝电，百色妖露；呵嗽掩郁，曠眺无度。”宋谢灵运《之郡初发都诗》：“李牧愧长袖，却克惭跣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芳早有慕。”而爱恶之恶去声，古人反与入声字相韵。汉刘歆《遂初赋》：“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祁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魏丁仪《厉志赋》：“嗟世俗之参差兮，将未审乎好恶；咸随情而与议兮，固真伪以纷错。”《文苑英华》梁无名氏《七石篇》：“若五秀稟其生灵，六情通其爱恶，憎共集于鄙老，嗜同归于美乐。今足下群鸟兽以为娱，处贫贱而不作；欲宾实于孤介，乃贻讥乎陨穫。”唐王建《伤韦令孔雀词》：“如今憔悴人见恶，万里更求新孔雀。热眠雨水饥拾虫，翠尾蟠泥金彩落。”岂不与今日之区分恰相违反？顾炎武之言：“去入之别不过发言轻重之间，而非有此

疆彼界之分也。”(《唐韵正》卷十八)近其实矣。

九、衰 《说文》云：“衰，草雨衣，秦谓之萑。”乃蓑本字，当读苏禾切，入戈歌部；经典用作褰字。(《说文》：“褰，丧服衣，长六寸，博四寸，或作衰。”)则读为崔，入灰韵；又用作衰微义者，又读为榛，入支韵；而古人无殊异也，以用韵可知。汉张衡《南都赋》：“布绿叶之萋萋，敷华蕊之蓑蓑。玄风合而重阴，谷风起而增衰。”(虽未用蓑字之义而字形作蓑。)《礼记·檀弓》：“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用作褰字)《论语·微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辞·九章·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又《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僚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又：“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字形字义虽有不同，同协支韵之字固无异也。

十、池 今此字《广韵》两收入支韵及歌韵。溱沔之作摩池(《山海经》)、作噉池(《墨子》)、作呼池(《淮南子·地形训》)、作摩池(《汉书·地理志》)者读入歌韵。陂池(《后汉书·光武纪》)亦读入歌韵。差池即蹉跎，亦当读入歌韵，今读支韵；《诗·燕燕》：“差池其羽。”《释文》云：“池如字。”池沼之池亦入支韵。然古只读歌韵也。《说文》云：“沔，江别流也，……从水，它声。”徐铉曰：“沔沼之沔通用，此字今别作池，非是。”又曰：“蹉跎字亦后人所加，经史通用差池。”试以古人用韵证之，良然。《诗·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又《无羊》：“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皇矣》：“无矢我陵！”

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楚辞·九歌·少司命》：“与九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悦兮浩歌。”又晋陆云《寒蝉赋》。（已见上差字下引）又晋索靖草书状：“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驎暴怒逼其辔，海水窳隆扬其波。芝草蒲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距于山岳，飞燕相迫而差池。”皆作歌韵读。

上列十字，借一斑可以窥全豹。然则，破音之例起于何时耶？依余所知，约有数事。

逢，今有两音，训迎者读符容切；人姓名读薄江切。（《广韵》作逢，其实逢、逢一字）《史记·龟策列传》云：“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即与阳韵字相叶，与今音合。

《公羊》庄公二十八年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短言之，疑读今入声；长言之，疑读今去声。《周礼·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释文》云：“伐，刘扶废反。”又《考工记·辀人》：“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释文》亦云：“伐，刘扶废反。”

《礼记·檀弓》：“何居？我未之前闻也。”郑玄《注》云：“居，读为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何居”即“何故”，《庄子·齐物论》“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可证。郑玄训诂虽未确，然读居为姬，便可证当时已有破音之例。

《中庸》：“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郑《注》：“示读如真诸河干之真，真，置也。”《释文》云：“示，依注音真，之豉反。”破示为真，破字亦破音。

《公羊》隐五年传：“公曷为远而观鱼，鲁登来之也。”何休注：“登读为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据上所引，破音之例，前汉似已开其端（《公羊》汉初始著竹帛）。逮后汉郑玄注《礼记·檀弓》云：“居读如姬姓之姬。”又注《中庸》云：“人读如人相偶之人。”则尤可为破音之证。晋、宋之际，分别益明，如好恶之有两读，焉有于愆反、矣愆反两音，江南有此分别，则《颜氏家训·音辞篇》已详言之矣。

（原载《国文月刊》1948年总74期）

从上古汉语几组同义词的考察 试探在词汇方面古今分合现象的规律

(一) 前 言

现代汉语的规范工作已经提上日程，而怎样看待并处理同义词是其中亟待研究讨论的问题之一。现代汉语的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是由古代汉语流传以至衍变而来的，那么对古代汉语的同义词作些探讨，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首先得作一说明：我所谓的同义词并非等义词。我认为必须把两者分别开来。彼此的意义和用法毫无区别，在任何句型中，可以毫无条件地作等价替换的，这是等义词。彼此多少有些区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或者含义有繁有简，或者使用范围有宽有狭，总之，不是毫无区别的，才是同义词。在现代汉语中，同义词一般还以词类相同的为限；而在古代汉语，这一限制却难以适应。所以本文的同义词的范畴是相当宽泛的。依我个人的看法，等义词集中地体现于方言中，而自古以来就有人注意了这一情况。《尔雅·释鸟》就有关于“雉”的东、西、南、北四方方言的记载，继此而成专书的有《方言》。尽管历代的字书、词书、韵书都曾收集了许多出现于不同地区方言的等义词，但它们被运用到书面上来的却实在有限得很。几千年来，方言尽管是纷歧庞杂的，书面语言却是相当统一的。这种等义

词，犹如今天的玉蜀黍、苞谷、包米、棒子之为同一事物之名称一样，不但不足以表现我国词汇的丰富，反足以阻滞社会的交际和思想的交流，阻滞词汇的正常发展。若没有这种历史悠久的、相当统一的、民族的文学语言，则以土地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而有历代陆续出现的统一和今天出现的空前大统一；其文化的发展竟几千年来延续不断，今天又在以前的基础上飞跃前进，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使方言的等义词汇泛滥地出现于书面语言，不但触犯了今天汉语规范的禁条，同时也违反了古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原则。这种等义词之应该加以有计划的统一，无疑义地，不但符合于目前的形势要求，也是符合于语言历程的既定方向的。因之，本文对于古代汉语的等义词的现象，不加论列。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论语》中选择了五组同义词——他们是：(1) 不有、微、亡，(2) 罕、寡、鲜、希、少，(3) 恐、惧、畏、惮，(4) 能、得，(5) 无乃（与“非”同义）——结合先秦其它古书运用的情况作一番比较全面与深入的考察；先求得它们的个别的具体的规律，然后试探在词汇方面古今分合现象的一般规律。

为什么要从《论语》中来选择同义词呢？我认为《论语》这本书，即从汉族语言的角度来看，也是一部首先要重视的书。第一，我们先看看《论语》以前的作品。《诗》三百篇是诗歌，其风格应和散文不同，自当别论。《易》“卦爻辞”是专为占卜用的，也有他的独具的风格。至于《书》，虽然是历史文献的总集，却是大段大段地每一篇自成体系的文章，是足以反映当日语言的实际情况的。《书经》内容庞杂，有些作品的著述时代目前尚不

能肯定，若只就西周的作品，如《大诰》、《康诰》、《酒诰》等篇章而论，再就流传下来的铜器铭文而论，它们的风格显然和《论语》不同。就是说，它们的用词构句（词法和句法）显然和《论语》不同。这一道理何在呢？西周和春秋之间相距也有几百年，语言的差别自然不小，但这种距离正是和《周书》与《论语》的相差一样吗？即是说，《周书》也是当日的实际语言的记录吗？这一问题，我们暂不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那种文体，到春秋时代，已经变成了一种脱离口语的特殊体制，我们不妨称它为诏令体。譬如秦穆公的《秦誓》，正是用的这种诏令体，而不是用的当日口语。《左传·僖公十二年》有周惠王对管仲的话：“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也是这种诏令体。不但不用语气词，而且若干词汇都和当日的口语不一样。可见当时的某种文学语言有自成一格的倾向。而《论语》却是采用当时口语来记载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书。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部书，其后战国的许多作品，又都随着《论语》而采用口语。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便是它对后代文学语言的巨大影响。从西汉以后，《论语》已成为读书人所熟知的书；自唐以后，又由政府规定一切士子必须读它。从此一直到清朝末年，几乎家弦户诵。就是不曾识字的人，也耳熟能详。口耳相传，它的词汇和语法对后代语言自不能不产生巨大作用。总之，我以为我们无论研究汉语史也好，研究古代汉语也好，《论语》必须给以很大的注意。这便是我从《论语》选择同义词的道理。

当然，仅就《论语》来研究古代的同义词，资料是很不够的。因之，又必须结合其他先秦古书所反映的语言情况来作研究。我在先秦的古书中，又以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左传》上。因为它